

公元一世纪·大汉再起

光武大帝

著

张雪松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宁宗一、倪匡、唐浩明、凤歌联袂推荐。

前有西汉，后有三国，这是一个容易被后人遗忘的伟大朝代和帝王。
二月河、高阳之后，十年来最具冲击力的重磅历史小说！
百折不挠，终成大器，砥砺职场青年的心灵史！

张雪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公元一世纪·大汉再起



© 张雪松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光武大帝：公元一世纪·大汉再起 / 张雪松著.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13-3668-6

I. ①光… II. ①张…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9963 号

光武大帝：公元一世纪·大汉再起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冯晓驰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5mm×250mm

字 数 304 千字

印 张 15.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668-6

定价: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414-4871130

序

宁宗一

当我为雪松的大作酝酿这篇序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些可以不断讨论下去的话题：一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另一个是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如何解读的问题。本来这是两个不搭界的话题，但是在这里却被联结在一起了。

先说第一个话题。我是后来才知道雪松原是我的南开校友的，只不过，雪松是外文系毕业生，他毕业晚于我太多太多年了，所以雪松只能是我的小友。因为专业不同，我们在这个大院里不可能认识。但是机缘巧合，雪松毕业后却根据兴趣跑到我们文学的行当中来了。他作为《今古传奇》的编辑，不时和我这个不怎么懂武侠小说的前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进行联系。我为他效过力，他也不时寄来刊物，让我开开眼界。一来二去，我和雪松有了这段忘年交的缘分。不知什么原因，雪松突然又到浙江工作，我们有一段时间也就失去了联系，我也从那个会长职位下了岗。可是又是一次机缘巧合，我应绍兴文理学院的召唤，准备到那儿的“风则江大讲堂”讲一次课，就是在行前的头天晚上，雪松来电，我谈及绍兴之行的事，他说他一定要从杭州到绍兴看我。我知道他和我都会因赶时间而过分紧张，可是就是在2009年12月，我们终于还是在绍兴文理学院的报告厅会面了。雪松很够朋友，从始至终听完我的讲课。课后我们又深谈了大半夜，次日早晨我又从绍兴匆匆返回南开。这份机缘、这种偶然性使我想到，都市生活中有多少这样的偶然性啊！当然，反过来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不是一种必然性呢？再想想古代的人，他们

也许就没有我们此刻遇到的这么多的偶然性。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城市或村镇中，所有的内容都在循环往复，那么，现今这种偶然性是不是也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必然性呢？于是通过与雪松小友的千里相会深深感到人生的偶然性，于是我千百倍地珍惜这份难得的缘分。

也许正是这一次的会面引来了下面的话题。那天我在“风则江大讲堂”讲的题目是《浅谈〈水浒传〉的民族审美风格》，事后雪松只是鼓励式地谈了谈他听课后的感想。可是又一个没想到，一个多月以后，雪松自杭州打来电话，命我为他的新著历史小说《光武大帝》写序。我当时很干脆地说，我难以应命。可雪松却明快地说：您无须多写，就把风则江那次讲课中谈及历史小说的观点写出来即可。我当时真不知怎么回答，勉强地说：“我试试吧，那段话能成为序的内容吗？”雪松对我要求不高，说千八百字即可。撂下电话，我就找出那次讲座的发言提纲。噢，这可能是雪松对我的一次学术“发现”的发现。说一句不太谦虚的话，我一直关注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创作，从古代的到当代的，我都有过浅俗的表述。至于讲到小说的审美意识，我也常常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这些以历史和历史人物为依托的小说进行研究。所以在那次讲座中，我来了一次旧瓶装新酒，较为系统地谈了我的“新观点”，现根据我的发言提纲，我大致阐发了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我说：

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大格局，历来是历史故事化的格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小说审美意识的定规是：历史小说——故事化的历史。历史故事化的第一形式是发育最成熟的历史演义。它大抵以历史朝代为背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演绎有关历史记载和传说，所以，它本之史传，但有实有虚，代表作当属“三国”。

历史小说的第二种形式，是写历史故事。这种历史故事式的历史小说，以故事为中心、为主线加以编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大多被淡化、虚化了，“水浒”是为代表。历史故事化具有史诗性质，“三国”的审美价值正在于它不仅仅是一段时期历史的叙述，而往往是概括和熔铸了漫长的古代社会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人重写民族史诗的原因。

而“水浒”走的却是一条景观化历史的道路，它有些站在“历史”之外

的味道，它的着眼点只是写出传奇英雄的历史，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比如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的故事，一经串联就是一部“史”。它与“三国”最大不同处，也是最符合小说本体特性的是，这种写法可以把风俗画的素材和原料作为创制小说的资源，把历史回忆转化成眼中的一段段纯粹的风景线，于是历史被转换成可以随着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进行想象力充沛的塑造和捏合的意象，随各自的需要进行编织、剪裁。

对此，现在我认为这绝非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失败，恰恰相反，从一开始，中国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演义就富有真正的文学意味。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非常明确：历史就是历史，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可以体现历史，但无法替代历史。所以我才猜测，无论是罗贯中还是施耐庵，还有其他的历史小说作者，可能或明晰或含混地意识到了文学的宗旨并不在于再现历史，而在于表现历史，在于重新创造一个关于逝去岁月的新的世界。

上述这些意见，也许和雪松创作历史小说《光武大帝》对上了榫，契合了他的一些创作理念。我想，这很有可能是灵犀相通之处，不然雪松小友不会让我把这些说了多遍的旧话当做序言来重复。事实上，学界和创作界几乎都有一种共识，即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一向就有历史解读与文学解读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历史解读当然要求用历史文献，而且还要尊重历史文献，不能放言无忌、游谈无根，然而文学解读则是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一种全新诠释。《三国演义》的成功当然是文学解读的典范，现今的一些成功的历史小说也应当是这样的。

然而，读者和观众似乎就“较真”了。在国内，任何一部历史小说和一部影视剧面世后，都会伴生出如下后续行为：有人投书报社，就小说和影视剧中某句台词或某个场景不符史实进行批评。他们显然认为，指出历史小说和影视剧里的文史错误，乃是一个文化人的义务，甚至还有一份担心，生怕孩子们被误导……

其实，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断公案，所谓“寓言十九，诡说万殊”。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引《镜花缘》的那句话：“只要有趣，哪里管他前朝后代！”钱公还以五千字篇幅，向读者介绍了大量“辞章中

之时代错乱”（见一七一则）。

看来，一个最浅显的道理就是：对于历史，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文艺家心中的历史。文艺家心中的历史只要有深厚的历史感，那么我们得承认文艺家的方式是情感的、心灵的、故事的、想象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所以我的浅见则是，一位历史小说家，有责任也有权利联结历史与想象，联结真实与虚构，并在此架设一条可以沟通的桥梁。

我想，文艺创作不争的规律已赋予雪松这样的权利。他熟悉历史，特别是东汉的历史，但他不想简单地充当历史学家，而是为了经由历史生活而获得一种体验，一种关于人与人类的认知，一种富有完整性的情智启迪，一种完全可能沟通现在与未来，因而也完全可能与当代精神产生共鸣的大彻大悟，一种从历史回忆的漫游中实现的不断显示新的阐释信息的思情寓意。由此，我想，雪松小友对历史、对生活的追溯与探究，正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自我发现，不管他是在歌颂还是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化，即通过汉光武帝的历史、他的故事，向读者提供一点精神历程方面的东西。因此，《光武大帝》虽有史家眼光，但文学的审美总是把雪松的兴趣放在表现历史的魂魄之上，从而可以传出特有的光彩和神采。

二〇一〇年三月一日病中草就

（宁宗一，男，1931年生，北京市人，满族。南开大学教授，古典小说研究专家，社会职务有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以及中国剧协会员、天津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会会长等。）

楔 子

夕阳将坠，天地相接处昏昏黄黄。几只宿鸟在一片小树林上空盘旋来去，却始终不敢落到树杈之间的巢里。

整个树林此时已被浓烈的寒意和杀意浸满，树林西边空地上漫流的鲜血，已将黄土染成了红色。一百多士兵的双脚就站在血水搅拌出的泥浆里，纹丝不动。在他们对面，是不知道多少倍的敌人，正踏着整齐的步骤向他们逼近，一簇簇的长矛刺破虚空，贴着矛尖仿佛能听到冷风的锐啸。

除了即将到来的死亡，这一百多士兵像是还在等待着什么。一个人正在队伍中挣扎着：“放开我！”

“王将军，你快走！”一个士兵将他牢牢拉住，皴裂的嘴唇上一溜儿的血口，每一句话都像从血口里蹦出来：“跑出这片林子，再过一条河，就是大山。到了山里，他们找不到你的。”

“田五，你是本地人？”姓王的将军愣了一下。

“嗯。”那个脸上脏得看不出模样的士兵憨厚地一笑，留恋地望了一眼东方：“我家就在那山后面，地面熟。”

王将军下意识地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却见一只飞鸟正从半空飘摇下落。鸟腹上插着一支燃烧的长箭，像流星般坠入林中。紧接着便是更多的火箭从他们头顶急速掠过，转眼间，林中爆燃起一片大火。

“杀！”

摆好攻击阵形的军队已经接到冲锋的号令，呐喊着向那一百多士兵冲去。王将军迅速提起刀要往外冲，站在他身前的一排士兵默契地紧紧靠在一起，将他堵在里面。站在王将军身后的士兵也刷地散开，从两侧绕出去贴着同袍并肩而立。几乎每一个人都回头看了一眼他们的将军，每一个人似乎都在用织满血

丝的眼睛说着同一个字：“走！”

最前排的人已经闻到敌人长矛上浓重的血腥味道，他们只是咬了咬牙关，绷紧身体，等待最后的一击。

“拼了！”不知是谁低吼一声。

“诺！”——从一百多男儿胸腔中发出的共鸣，如黄钟一般沉沉回响。

两支力量悬殊的军队很快剧烈地撞击在一起，不断地有数支长矛贯穿同一个血肉之躯，随着矛尖飘出的鲜血凌空飞起，连成一阵疾雨——男儿至死，心仍如铁！这一百多士兵中，竟没有一个人叫喊，也没有一个人哀号，只是默默地钉在原地。而他们每丢下一条性命，都要敌人用两三条甚至更多性命来换！

王将军看着这些最精锐的部下默默地死去，眼中已流下泪来，但他还是不能向前一步——他的双脚正被田五拼死抱住。

“你要让他们都白死吗？”田五滚在地上，指着外围剩余不多的士兵，抬头喊道：“兄弟们愿意为你去死，你却要他们白死？”

几支羽箭破空而来，田五奋力一拖，将王将军拖倒在地，拽住他的裤管往树林处爬去。

“兄弟们不能白死！”田五一边哭，一边嘶哑着嗓子喊。

在田五的哭声中，王将军终于不再抗拒，主动随田五一同爬到树林边。林中熊熊燃起的大火映着王将军泪水纵横的面庞，“你随我走。”王将军从地上爬起来，低俯着身子对田五说。

“将军走吧。”田五摇摇头，回望着背后的同袍，“我还是跟兄弟们在一起，到哪儿都有个照应——将军，走好。”

“你也……走好。”

在一百多条生命的掩护下遁入火光中的王将军，最后还是回过身看了一眼，他已寻找不到田五的身影，但他知道，田五就在那些黑夜一样沉静坚忍的士兵中。

战后，胜利一方的主帅，在手下的指引下来到这片已经烧焦的密林前。他看了看敌人丢下的满地尸体，竟没从一具尸体的脸上找出死前的惊惧。

主帅默然半晌，对身边的人道：“都说翟义帐下，数王孙庆最能治军，深得士卒拥戴，果然名不虚传——他现在生是死？”

“正在查。”一个属下战战兢兢地答道。

“料你们也抓不到活的——但死要见尸！”主帅顿了顿，叹息中带着怜悯，

“否则，你们也别活着了。”

王孙庆的尸体没被找到，摄皇帝王莽震怒之下，果真砍了一堆脑袋。其时正是大汉居摄二年，大汉朝已经成为摄皇帝王莽的盘中餐，但偏就有人不愿意王莽将这顿大餐吃得太爽利。东郡太守翟义于是年七月举起讨莽的大旗，以王孙庆为先锋，连胜之后一直打到洛阳城下，但终究是寡不敌众，第二年初，翟义兵败颍川。

翟义起兵，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气数已尽的大汉朝濒死的挣扎。翟义死后，再无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威压四海的摄皇帝。

一年后，王莽登台受禅，汉朝亡，新朝立。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大汉朝已亡了十年。一直被通缉的王孙庆，却仍然像烈日下的蒸汽，不见了踪影。

第一章

长安城。

没有上漆的书案，色泽衰败暗沉，梨木的纹理已经萎缩，曾经的舒展润泽，被焦灼的岁月炙烤得了无痕迹。

抚在书案上的那只手，与木色一样枯败。手上暴起的青筋中，隐约透出一团黑气。

另一只手正缓缓摊开一卷竹简，编起竹简的牛皮也老迈到没有一丝弹性，走走停停。蠹虫留下的竹粉扑起一阵轻雾，掩住竹简上霉变的绿斑。

最后一片竹简匍匐下来，墨色从右至左由淡而浓在长卷上穿行，一行行都是这个老人从十年前开始默书的星象记录。

十年啊！老人长长嘘出一口气，似乎要将这凝滞整整十年的光阴吹散，他看了看卷首的年号，苦涩地一笑——大汉朝竟已亡了十年。大汉朝竟只亡了十年。时光在此刻变得难以捉摸。

没有人记得，这条陋巷中住着当年大汉朝的太史令，连他自己都快要忘记了。

一股冷风在房里旋绕，老人紧紧衣袖，悬着的手腕沉了沉，在空白处重重写下：

新天凤六年正月，彗星坠于山东。

新朝天凤六年正月，城墙颓圯、楼阁崩毁、池沼陷落、山峰褶皱，来自地底的颤动席卷整个三辅大地，地下似有一条恶龙，翻滚着从函谷关直奔至长安城下，方圆千里之内，随处可见断井颓垣。

流言飞语随着地震的余波，从长安市井间开始向全天下弥漫。

施政者的得失就像菜里的盐味一样藏不住，是寡淡是适中还是苦涩，老百

姓咂摸几遭便知道了大概。所以，十年前当今皇帝王莽以新代汉时，山呼万岁的是这些百姓；十年后耳语相传、说新朝王氏逆天行事遭了天谴的——连皇帝就寝的未央宫大殿都塌了一角，却不是天谴是什么——还是这群百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过这无比漫长的十年。

因贫穷而死，因苛政而死，因峻法而死，因旱、涝、蝗、地震、山崩而死……在这十年里，太多的天灾和人祸可以收割生命。

对长安城中的百姓来说，十年前汉末帝孺子婴传位给新皇帝王莽的禅让大礼，依然是一生中最盛大奢华的记忆。但那时的盛景如今再无人提及。

不管天意和玉玺如何在刘、王二姓间流转，不管这天下是唤做新还是唤做汉，长安人只知去计算如今买一斗粮得花销多少钱财，可连这计算都变得像生计一样艰难：这几年朝廷的币制堪堪是走马灯一般，晃得人眼花缭乱。起初是汉时的五铢钱换成先秦的刀币，然后刀币换成谁也没见过的大钱，换到后来，连贝壳和龟甲都成了钱。

据学问大的人说，这是因为三皇五帝时都用龟、贝易物，在那时龟、贝竟比金银还要贵重些。当今圣上追慕先圣治世，处处循着上古的制度施政。但新朝的百姓认得金银，不认得尧舜，竟都对三皇五帝嗤之以鼻，龟、贝最初在长安市坊就无人问津，更不用说行遍天下了。

钱币既然成了有名无实的废铜烂铁，实实在在的货物便理所当然地有市无价。这两年渐渐只有拿金银才能换来米粟，可小百姓家的黄白二圣早被朝廷收缴了去，大户人家略藏了些的，也禁不住金银只出不进的消磨，民怨竟是一股脑儿不分上下尊卑地聚在一口锅里，沸腾开来。朝廷下狠手治了两个上书抨击币制的言官，人头就挂在长安城南的永清门上。

可人头什么时候曾管住过人心？

地震刚过，便下起了大雪，从正月初九下到二月十五，雪片每天扬扬洒洒，或如雁翎、鹅毛，或如柳絮、银屑，一刻也不停歇。天气已是冷入骨髓，雪花入手也不见融化。长安城中无论老幼，自黄发少年至古稀老人，阖城上下，没有人能在记忆中找到这样冷峭的冬天。

这种天时不论人还是畜生都受不了，连朱雀道旁岁寒不凋的青松都冻死了几排，上林苑碧绿的竹丛也都蔫黄蔫黄的一派病色，只有灞桥边的腊梅偶或透出一阵清香，却也很快便被积雪压成了残枝败萼。城墙边上，从关中灾区来的逃难人群与冻毙的尸体挨着肩，生与死混搭在一起。

这些灾民以为到了长安就能活命，却不知长安只剩下一个锦绣璀璨的空壳。

在长安城内外走一遭，满眼的残年凋景，但在长安主城外东南方向的太学，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承平景象。这里既没有倒塌的屋舍，也没有哀号的流民，高大的明堂、辟雍挂了些冰雪，愈发显得庄严肃穆。文质彬彬的太学生袖着手穿行在青石板铺就的路上，北风吹得衣角飘起来，也没人去掩一掩，正是这样才显出潇洒飘逸。有些太学生对银装素裹的天地叹咏不已，那抑扬顿挫清透的调子，也是雪藏冰镇过似的没有烟火气。

当今的皇帝自己是太学生出身，最喜欢笼络抬举读书人，自从新朝建祚以来，便连年下旨扩建太学。太学本来在长安城内，皇帝却嫌那些馆舍逼仄，索性在城外征了近万亩的良田，把太学整个搬过去；因原先拨出来营造太学的钱不够用，皇帝甚至下令停止重修皇城，将修缮宫殿的钱转去给太学生修建斋舍。

新的太学建好之后，气势格局仅次于皇城。正中央是举行典礼的明堂、藏书的辟雍和观测天文的灵台；北边是明德、修仁、崇义、复礼、广智、遵信六座大学堂和甲辰、乙未、丙寅等数十个小一些的学馆；南边则是几十排上千间斋舍，斋舍区另有饭舍和衣帽铺等等。

依着前朝旧制，太学不过是千余人的规模，但本朝皇帝却连下几道诏书要地方官员举荐贤才入太学，广开门路不加限制，数年下来，著录在册的太学生已近万人。

负责给太学生授课的本应该是博士，但眼下学生多而老师少，只能由一些高足弟子做助教来代博士授课。^①

如今太学除《易》《尚书》《诗》《礼》《春秋》五经下属不同师法、传承的三十科外，尚有乐、兵、医、算、律、星象、文艺、言辞等一些小科。太学生平时都各自按照自己学的科目，随高足弟子在甲辰等学馆上课，只有博士亲临讲授时，才不分科目，聚在明德等大学堂内听讲。

这一日是扬雄博士在修仁堂开讲，便有许多太学生起了个大早，来到修仁堂。还没有到辰时三刻开课的时间，一些太学生就在修仁堂外的石阶上闲荡，或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漫谈，或一个人站着散散满腹的文采幽思。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有人起了思乡的念头，应景朗诵出来。

这样的场景本来极多，没人留心的，不料有一个尖刻的声音传了过来：

^① 汉朝太学制度，一般太学生只在某位博士门下登记姓名，称做著录弟子，常随博士左右、由博士亲自朝夕授课，方能称为授业弟子，学问精深些的授业弟子，被称做高足弟子。

“酸丁想婆娘，只念着杨柳依依；饥民没衣裳，受得了雨雪霏霏？”

别人朗诵诗句，若是听不入耳，可以不听，这样讥讽却是摆明了挑衅。许多太学生向声音来处望去，只见一个白衣书生正登上台阶，斜睨着旁边一个身着锦袍的人。

自古都说“束发受教”，满太学都是绾起头发戴着儒冠的人，这个白衣书生却是既不加冠也不绾发，一头长发披在肩上，带着傲气的鼻子眼睛，看过去比这天气还冷。

看到这个白衣书生出现，那些太学生知道热闹又来了，便不肯移开视线，等着看两边吵起来。

“秦阅，你是在说我吗？”着锦袍的书生假意左右看了看，见许多人盯着自己，脸面攸关，只好打消装作没听到的念头，指着白衣书生发问。

“除了仁兄，还有别个在这里驴嚼杨柳的？”

白衣书生出口便骂，喜得一旁看热闹的太学生纷纷笑起来，暗道：“就是这样！”

“你也是受圣人教诲的……”锦袍书生涨红了脸。

“弱了，弱了！”看热闹的人在心中喊着，这个锦袍书生连骂回去都不会，却提什么圣人，显然难以跟那个狂生秦阅搭起这场戏来，众人均觉失望不已，看向那锦袍书生的目光已经有些怜悯。

“去你娘的圣人！圣人教你在这里喝醋赏雪？你便是自出娘胎没睁过眼，也该看到数不清的饥民冻死在长安城外！”

“你——你！我——”锦袍书生指着秦阅，不知是冻着还是气着了，手指有些发抖。

“我怎么？你又如何？要不要回家叫你杨柳依依的婆娘来啐我两口？香喷喷地啐两口？”秦阅邪邪一笑。

一旁看热闹的太学生顿时哄然大笑，锦袍书生想骂却抹不开脸，几乎要在哄笑声中哭出来。

“欺负人也要凭本事，老仗着自己不要脸去欺负人，算什么英雄？”

众人看完热闹正要散去，又听有人打抱不平挖苦秦阅，忙都停住打量说话的那人。见是这个人找上秦阅，众人只恨不得给他鼓掌叫好。此人叫邓禹，年仅十五岁，据说是太学里年纪最小的，却也是个名人——太学里若论能言善辩，秦阅和邓禹都是千里挑一排在前列。

身材瘦小的邓禹，正跟一个浓眉大眼的人拾级而上。

秦阅回头一看，果然如众人所愿止住脚步，冷笑道：“我说怎么闻到一股

子乳臭味儿，原来是你！”

“啊？敢情是子煜兄。”邓禹故作惊讶道，“从后面看披头散发扭腰摆臀的，小弟还道是哪个疯娘儿们跑到太学里来了。”

“你为他出头，敢情他是你新认的干哥哥？那你身边这位干哥哥往哪里摆？”秦阅朝邓禹身旁的人一努嘴。

在全是男人的太学里，“干哥哥”自然另有一番微妙的含义，邓禹身旁那人看着秦阅，两条浓密的眉毛拧到一起，却也没说什么。

邓禹不像锦袍书生那般容易被激怒，细心挑着秦阅话里的缝隙：“你若是真心可怜那些饥民，有在这里骂人的闲空儿，不如去官府讨些吃穿救济他们，你这么牙尖嘴利硕鼠似的，想必能把官府的粮仓扎个大窟窿出来。”

“小子，少拿大道理扣我。”秦阅哼了一声，“我只是看不惯那小子吟诗的浪样儿，饥民关我屁事？”

秦阅向来是冷热不侵油盐不浸，也从不怕别人拿道德准绳来比画。邓禹知道他是这个性子，早准备好了别的话等着：“果然是礼义廉耻没一点顾忌，凭着这个天赋异禀，阁下位列朝班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

“仲华！”邓禹身旁那人低喝一声，浓眉皱着，颇为不悦。

邓禹悻悻地看了秦阅一眼，没有继续说下去。

“与猪狗为伍是邓小弟的宏愿，秦某却未想过。”明知邓禹是挖了洞等他跳，秦阅还是撇起嘴角冷冷说道。

秦阅把朝中官员骂作猪狗，这场嘴仗已经打得有些凶险。众人看热闹的心思顿时冷了下来，纷纷装模作样地掸衣正冠，往修仁堂里走去。

当今皇帝偏爱士子的一派天恩浩荡，全天下的读书人，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但是读书人或许因为比常人的心窍更活络一点，受了皇恩吃了皇粮，却没有感恩到骨子里，常把皇帝施政的错处拿出来批评指摘。

天风以来，太学生议政的风气愈演愈烈，太学里三五知己私下聚会辱骂当朝也是寻常事，但像这样于大庭广众之下口无遮拦的，毕竟还是少数——谁知道被哪个有心人听见了告发，会不会引出祸事来？

偌大的太学中，也只有像邓禹和秦阅这样素来张狂的人，才敢一激一应，毫无忌惮地当众说出这种话。骂娘的话听得，这种话却听不得，修仁堂外的人很快散了个干净。

只剩下三人在台阶上，邓禹和秦阅挑衅地对视着。邓禹身旁那人看看两人，摇摇头，缓缓说道：“仲华，子煜，大伙儿闹一闹也没什么，你们以后可别拿刚才的话挂在嘴上。”语气极为恳切。

“嗯。”邓禹应了一声。

“刘秀，管好你的干弟弟就好了，我的事不用你来操心。”秦阅毫不领情，冷哼一声。

扬雄走入修仁堂的时候，学堂内还是一片喧哗声。

因为太学生在学业结束之后，要通过考试评级分等，并依照等级才能取得官位，所以每逢像扬雄这样的太学大儒开课，大家便都来听听。

也只是听听罢了。自从太学生多起来，也是优劣参半良莠不齐，有用心求学的，也有来虚应一下混个脸熟的。多亏扬雄在学生中有着极高的威望，若换了一般的讲师，修仁堂早已吵得像牛马市一样了。

虽然后排传来嗡嗡的耳语声，扬雄脸上仍看不出愠怒，在讲案前静静坐下，拿火钳拨了拨讲案旁铜盆里的炭火，暖了暖手，说道：“今天还是讲《左氏春秋》，有些是春考要考到的，诸位要用心听一下。”

刘秀与邓禹和几个相熟的人，都坐在学堂中间靠后的位置。邓禹早铺开了笔墨竹简准备记录，却听身后有人压低了声音喊：“还没传过来吗？快一些！快一些！”

听出是来歙的声音，邓禹先是偷看刘秀一眼，见他目视前方没注意自己，便侧转过头，视线匆匆扫过去，很快落定在一卷透着墨色的素帛上。那卷帛在几个人之间快速传递，来歙正摆着手催促。

刘秀和邓禹都是荆州南阳郡人，来歙祖籍南阳新野县，按族谱算起来是刘秀的远房表哥，几个人整日里在一起打混，熟极了的，眼神稍微交错，便知道是什么事。

邓禹双手撑在膝上，微微后仰了身子，低声问：“来大表哥，又有新的了？”

“是啊。”来歙嘻嘻一笑，“别说这姓秦的虽然招人厌——你刚才跟他拌嘴我都看到了——画起画来还有两下子，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人不要乐子不是？”

“看完了传给我。”见刘秀已经瞪了过来，邓禹忙又坐正。

来歙摊开卷帛，约四五张素帛叠着，最上面那张右上角写着“山海经”三个篆字，右边起首是“大荒西经第十三”，左边是一张图。来歙先将图略过，去看最左边文末的注文：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孺子山，山有禅鸟，此鸟不辨飞禽走兽，目之皆曰：羊。

来歙再去看图，只见画着一只呆头呆脑的大鸟，鸟背上长着龙鳞。

来歙心中一凛，暗道秦阅的胆子越来越大，将这张翻过去，再看第二张，右边起首是“大荒西经第十四”，注文是：

西海中有蛟人国，国人皆多生子，食其子而延寿。

图上画着一个龙首人身的怪物，戴着朝天冠，另有一个大鼎，鼎中放着一个小小一号的龙头人。

来歙摇摇头，再看第三张，还是说蛟人国：蛟子未烹时，与其父共淫父妻以助药力。

图却是张春宫，一大一小两个公蛟人，正赤条条地左右夹着一个母蛟人做那好事。这张图画得纤毫毕现，三个蛟人耸臀摆胯，留出了足够的空余让人观赏描画清楚的私处。

来歙忍不住扑哧一笑。

第四张一个字也没有，只画着一个人，也是幼年“蛟人”的模样。这幅画不像前面三张那样笔法细腻，只是粗硬的几笔随意勾勒，那个“蛟人”孤孤单单地立在素帛中央，面容看上去颇为凄怆。

来歙下意识地回头望向坐在最后面的秦阅。秦阅眼神空茫，一绺长发从额间垂下来，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来歙又看看第四张图，隐约觉得秦阅本人与这张图有说不出的相通之处，哪里相通，却又模糊难言。

“有什么妙处？”邓禹听见来歙的笑声，又后仰了身子问。

“你自己看。”来歙胡乱卷了一下素帛，递给邓禹。

邓禹偷偷展开帛书，刘秀见他们鬼鬼祟祟的，心下好奇，便也微侧过头。只看了三张，刘秀已是震惊得无法再专心听课。

近三个月来，在太学便开始暗地里流传这卷所谓的《山海经》。《山海经》据说是上古遗物，谁也没亲眼见过，但刘秀知道，这卷哄传太学的《山海经》肯定不是上古之物——哪一幅画、哪一段注文不是直指当今时事？

就说这三张，第一张明显说的是前朝逊帝孺子婴。据说年幼的孺子婴禅位之后，被当今皇帝锁在一处院子里，将一帮仆婢毒哑了去服侍他，孺子婴连人话都说不顺溜，却不知怎地竟认得了羊，便看到狗说是羊，看到马也说是羊——除了人之外的都是羊！

第二张讲的是当今皇帝的家事，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因些过失被做父亲的处死了，这也是天下皆知的。

第三张春宫就刻薄到极致了，民间传言，皇帝的小儿子是因为跟母后的宫女私通才被杀的，而那个宫女却早被皇帝临幸过……这种宫闱香艳故事市井间